

小镇无街灯

赵剑平 著



华夏出版社

小镇无街灯

赵剑平 著

华夏出版社

1991·北京

目 录

- | | | |
|-----|------------|--|
| 1 | 小镇无街灯 | |
| 20 | 死无对证 | |
| 34 | 巨 人 | |
| 52 | 穷 人 | |
| 75 | 冲嫂和半截男人们 | |
| 93 | 獭 祭 | |
| 110 | 大 树 | |
| 124 | 秘 方 | |
| | ——·夜郎故事·之二 | |
| 136 | 钟 声 | |
| | ——·夜郎故事·之三 | |
| 147 | 磨 嘎 | |
| | ——·夜郎故事·之四 | |
| 156 | 芳草渡 | |
| 171 | 响水溪烟雨 | |
| 186 | 天边那颗黄星宿 | |
| 199 | 雾 峡 | |

小镇无街灯

这不太象一个案子。

如果真的要审一审，事情恐怕只能追究到我们的小镇。伍子胥掘墓鞭尸，尚能泄怨解恨。而对一条街，或者一片屋瓦，你又能如何呢？除非你不要生活在这里，不然你只有承认这些历史，只有承认这些现实……

当然罗，从黑鸦坎嫁上街来的新媳妇梦碧不会明白——也许还有一些人也不会明白。一个乡野妹子，娘早死，又是住得单家独户，简直就像一棵草，带着露水长大，除那些牛啊山坡啊，哪里还能够转别的什么念头？事实上，那天夜里，才上小学四年级的小春姑娘从荷塘里游泳回来，看见新媳妇一个人坐在檐口底下的暗影里歇着，只逗声逗气地招呼一声，她就跟了去了。那拨年轻人是从城头下来实习的。记得长途客车把他们抛在场口那阵，镇上有一点心计的人都站得远远的，只用一种疑惑的目光静静地望着。“等到起看，”砣子的

爹那时候还没有死，闹出一个笑话来，“看到那女的，一条裤子只有一只裤脚，两根脚杆都从一只裤脚头穿出来，不出怪才叫怪哪！”有人告诉说那样东西叫筒裙，老人家还很不服气，“哪样东西我没有见识过啊！那几年从上海重庆来知青……”他说的是河溪场还没有改镇制时候的事情，大家于是都笑他太古旧。但说笑一场，也凄惶一场。那晚上，河塘关水，20千瓦的发电机停止运转，小镇惨淡的灯火一下死灭，通街掉进黑暗的深渊。而这之后，却又有好多人家点亮了油灯点亮了烛，在昏暗的光影里，总有那么一个人两个人坐着，既石头一样僵硬，也梦幻一样虚飘。整个街子寂无声息，连鸡鸣狗吠都沉默起来。可人们还在等待着，谛听着，似乎有一点事情就要发生……

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可这……是不是意味着更大的事情正酝酿着呢？而直到陀子的爹突然在一天夜里死在床上，近两个月工夫，小镇上除发生过一场鸡瘟外，却依然如往常一样平静。眼看着那拨年轻人实习就要结束，小镇就要又是原来的那些人，原来的那些事。这好比一个家庭，客人走了，昔日的秩序也就回来了。但谁也没有料到——豹死留皮，这一拨人却不冤枉来河溪场走一遭。那夜晚，月色很好，一个人就在街子上那么急促地奔跑起来，“他们把电影里的搬到小学校的操场上跳起来哪！”说完，又气喘吁吁地往下一家去。那一刻里，小镇矮檐矮屋瑟缩一下，接着便一片哑寂，仿

佛惊呆似的，显得有些无措手足。但到后来，还是很多人往小学校的操坝走去。那情形有点象那几年从上海重庆来的知青男男女女混在一起在一眼河塘里洗澡，只是操坝上和河塘里的情形不一样。

梦碧是安顿来看戏的。她不知道迪斯科，也不知道华尔兹——这些舞蹈不是戏。那会，她听着怪声怪气的啸叫，脑子里一会雷一会雨，直感到一种莫名的紧切，就觅缝儿找空儿钻进了人圈子。她刚刚抬起头来，就仿佛一把明光闪烁的刀劈来，禁不住脖子缩了缩。接着，一股热辣辣的旋风扑近前，几乎要把人拔起来、卷进去。她本能地让一步，就站稳脚跟。冥冥中，她听见啪地一声响，觉得脑门儿被什么东西撞开，一条鞭杆蛇一样扭动着，把一个一个圆溜溜肉滚滚的东西赶进去，赶进黑咕隆咚空空荡荡的脑海去……

太阳雨。红头绳掺在长高的包谷苗地里。嚓嚓嚓！刷刷刷！叶片挽着叶片刚出猩红的节子。痒子奇痒难受。跨三道沟跳九道坎。渴水。稻子在扬花季节里害病。牛屎。青蛙背着金线跳起来。天空中翻转七色五彩花。辫子散。红头绳无踪无影。

梦碧站在那里，仿佛只是眨眼工夫，那拨年轻人就跳趴了，跳散了。小学校的操坝躺在月光里，空旷而又寂寞。她觉得脸上烧乎乎的，便高一脚低一步地往家走着。没有街灯。有一线两线光辉从几处人家门缝里射出来，掺和在月亮中，照在跟前。其实街面很平坦，就是

迷迷糊糊的梦游吧，也不会摔倒的。她迈上一截石阶沿，在屋檐的暗影里走着。石阶沿长长的，一直把她带到两扇合页的板门跟前。她推门进去，这时候，电灯明明灭灭地闪三下，就要熄灯了。她感到一种舒爽的倦怠，仿佛脑子里一根弦被紧张地拨弄后，终于放松下来。她知道砣子没有回来。她用一根条凳斜顶着门扇。然后，她一直走进里屋，不洗脸，不洗脚，便躺倒在床上。田坝上起了旱象了，砣子这几个夜晚都背着蓑衣守在水口上，他要天快亮的时候才回来，才从门缝里挑开条凳，才走进新媳妇的梦乡……

梦碧在停电以后的一个瞬间里，闻到了一股异常的气味，一股既是那么陌生又是那么熟悉的气味。但是，这气味没有能够引起她的警觉。也许是太疲倦的缘故吧，她很快沉沉地睡过去了。

二

清晨，从河塘里升起来的雾气在镇子上裹来绞去，街子象躺在茧壳里的一只蛹虫那样静静悄悄的。但谁也料不定，是寅时，还是卯刻，蛹虫就长成两扇翅膀，咬破茧壳，向太阳飞去……

而现在，可是睡觉的好时光哦。

砣子正做一个梦。稻子堆起来，灿亮的谷米象一座金山一样，他赤着脚，光着胴体，拼命地往上爬，却总也

爬不上顶点。而突然地，天崩地陷，金山倒地消失……他一下打挺坐起来，就听见一声尖啸从屋外传来。“梦碧！”他下意识地叫一声，就蹦下床头，直往街子上窜。他拉开门，跳到阶沿上，便一下被眼前的情景呛住了。梦碧垮着半块衣襟，披头散发地站在街子上，正冲着隔壁坐家的黑粗骂骂咧咧着。黑粗平日里游手好闲的，都过三十的人了，却还没有娶上媳妇。他在这边阶沿上站着，这会儿正嘻皮诞脸地嘟哝着：“送到家头……送到床上……都不晓得搞啊……没那样憨的人啊……”砣子听着，一颗脑袋要炸裂似的，一下发胀发麻起来。他天快亮的时候回来，见合页门扇没有顶上，而里屋床上也不见梦碧的影子，还以为她起早出门去了呢。从爹死以后，跟梦碧一起上街来的老丈人，竟然也呆不住，背起一个铺盖卷儿，离开了河溪场，进城打小工挣钱去了。砣子那阵一直追到河那边，也没有能够拦住老丈人。老丈人才五十来岁的人，身板也结实，也硬朗，力气活路是难他不住的。可家头一下少去两个人，砣子不免有些凄惶，似乎对春上才娶进屋的媳妇，也有些把握不大住……

那一阵，梦碧看砣子蹦出门来，就眼睛一红，泪水炒豆子似的滚出来，向男人哭腔哭调地说一声：“他占我的便宜……”随后舞开两只手，要抓住和抱住哪样一样，往砣子跌跌撞撞地奔了过来。而砣子象一截木头桩子那样一动不动地竖在阶沿上，仿佛什么都明白，又什

么都不明白。新媳妇跑上阶沿，偷眼望一眼砣子，要闪进门洞里去。但这一瞬间，砣子一只手举了起来，只迷迷顿顿地一掀，运动场运动员扔出去一团沉重的铁饼似的，一下便把梦碧从早晨阴冷的门洞里抓出来，兜一股风，抛下了阶沿去。接着，砣子象一头发怒的狮子在喉咙里古古怪怪地吼一声，就一个纵步纵到了黑粗跟前，而光棍黑粗也早有准备似的，刚一接触，四只手便架在一起，难分难解起来。两个人都长得敦敦实实的，又年纪上下，而一个虽然虚空亏损显得逊色一些，而另一个虽然气焰激烈，但因为守水口通宵达旦则也显得力不从心……

一条两头尖的小船扣在浅滩上。暗影。赤尾的鱼儿游来游去。白声隐约地响起来。青蔑丝的簸箕肥圆的肚皮挤住八仙桌。热腾腾的糍粑滚来滚去。雷霆。闪电。纽扣儿脱落。疯狂的蝴蝶张不开翅膀。挂在树梢上慢慢地风干。

两个男人从阶沿挽下街子，谁也放不倒谁，就那么头顶头手架手地僵持下去。雾渐渐地散去，太阳呼呼地吼着，撒下一片光辉来，把生铁似的河溪场一下溶化了。两头公牛犄角抵犄角，眼睛冒金星，似乎瞳仁都要挺了出来，而嘴巴张得大大的，也不利索地悬着几条亮晶晶的口水，直吭哧吭哧地喘着粗气……

满街的人都惊动起来。

人们打着呵欠趿拉着鞋片儿，不一阵工夫，就四周

拉开一道圈子。但没有人敢走近去把两头牛拖散开来。一个个闹山雀一样地叽叽喳喳着，倒不象是在劝架，反象是在叫劲。而事实上呢，这种力量均衡的角斗，只要双方都认真下去，没有一点闪失，就不仅显得平和，而且还使人感到一种力量的美……

直到镇派出所的余大盖揉着惺忪的眼睛走来，用一根黑乌乌的电棒指着中间，“放！”随着一声喝叫，四只绞在一起的胳膊才垮架，两条莽粗的汉子才散开，并一屁股在当街上坐下去，仿佛经这一阵对峙，都消耗完了最后一点力气……

“都胀饱了！”余大盖吼着，就站到了两个人中间，端起一派裁断的架势来，“清早清晨的闯鬼了！打个哪样嘛？嗯！不消化不是！隔壁邻户坐起，抬头不见低头见，打个哪样嘛？嗯！都说出来听听！”

“你问他狗日的……”舵子愤愤地嘟哝着，就揪住两把蓬乱的头发，难过地低下头去。

警官鹰隼一样的眼睛盯死另一条莽汉。

“你问她……”

黑粗脸一红，就转过去，木木地望着阶沿那边的梦碧。

“到底是搞个哪样名堂？”

警官余大盖有些沉不住气了，一跺脚，就咆哮了起来。

新媳妇梦碧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阵势。一慌，一

急，她就晃声晃气地哭叫起来：

“我走恍了屋——”

那一瞬间，人们都没有省悟过来。场子里一片沉寂。但接着，就象一阵旱天雷滚动，整个人群爆发一片轰笑声，新媳妇一句囫囵话，终于被人们咂出了味来……

“走恍了屋……”警官余大盖笑着，忽然面颊上两块肌肉就僵滞住，“会走恍了屋……各人的屋都认不得了……”

“她昨晚……在小学校操坝上……”有个老气的声音在警官耳边叨咕着，“看那些实习的娃儿……男男女女抱住一起跳……”

“是这样……”余大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就慢慢地踱到砣子跟前，“你夜里是做哪样去了？”

“守水口……”砣子低眉垂眼的，“天亮才回家来……”

“哦……”余警官象大侦探波洛一样在人们眼皮底下来回踱着，自言自语喃喃着，“事情看来很清楚……”

“我走恍了屋——”

这时候，阶沿那边的梦碧抗议人们的简慢似的，又晃声晃气地喊了一声。

而人群又轰地笑了起来。

警官站下来，怔怔地看住新媳妇，脸上透彻地笑着，就摆开一副姿态，慨然而又显得很有兴味地说道：

“那末，依你说的……我们就来调查一调查……说不定真的走慌了屋……豹子头林冲还有误入白虎堂一回呢……”

闭锁的圈子于是亮出一个缺口来。早晨的阳光，就象水库满满荡荡的水，从打开的闸门泻出去，漫上一排阶沿，又一排门扉。余警官倒背着手，黑乌乌的高压警棍在手中一摇一晃，就在人们簇拥下，杳杳地踩响阳光，走上阶沿……

三

“还真有点儿挖苦人……”警官余大盖从砣子家窜出来，又窜进黑粗家，从黑粗家窜出来，又窜进砣子家，显得惶惑不安的。最后，他索性沿着街子一家一家地窜下去，又一家一家地窜回来，就站在街子中间，望着两排房屋，这么自言自语地嘟哝着，“还真有点儿挖苦人……”

就象小镇人从电影上看外国人，其容貌大都是一样的那样，新媳妇梦碧看小镇，也终于出了误差了。贴在两扇门板上的门神，披甲执钺的秦军胡帅，这不用说了；那神龛香盒天地国君亲师的牌位，也一模一样；气派的八仙桌，蛮实的灶堂，黧黑的碗架，以及左右里屋的开间和用场，也居然那么相似；甚而至于一张铺在床上的席片，也大多出自翠竹弯的韩家几兄弟的手艺

.....

如果我们翕动鼻头，这一家的和那一家的，其气味也没有甚么两样。

现在，余大盖走到那汉子黑粗跟前，往那敦敦实实的身坯眯觑一眼，“这事情……值得研究研究……”他稍稍显得有些局促，“你先跟我……走一趟……”

一直木木地坐在阶沿上的黑粗，听警官这样说着，就高高地跳起来：

“要抓我……”

“我说……值得研究研究……”

“你那一套我又不是不晓得，先把人诓起来，弄得人不明不白的，就往县的班房一送……”

“我说……你先跟我走一趟……”

“要抓我……这个……行哪……当着大家群众们……等我把话说清楚……让人说话……天不会垮下来……”

“你说……”一根黑棍子哪时候摆弄到跟前来悠晃着，“我不想堵哪个的嘴巴……”

“那么，我要问人……”

警官脸垮下来了。

“在街上捡到东西还不还？”

警官只是一声不吭地盯着……

“还，拾金不昧……不还，也有人的道理……”黑粗有些疙瘩了，“但这个……要如果是各人屋头捡的东西

呢？我还给哪个……只有还给我黑粗……”

“这是人不是东西！”警官严厉地抢白道。

“就是罗！”抓住哪样话柄似的，“何况一个大活人呢，还不还还由不得我黑粗……”

“你清楚你自家是没有婆娘的……”

“要如果人家……想……和我爱呢……”

人群一阵骚动，响起一片啧啧声来……

“少罗嗦！”警官余大盖有些恼怒了，“跟我走，有些细节……我不能搞公开调查……”

“我犯哪样‘奸’哪？你把名字呼起，是强逼哪，是拐骗哪，是利诱哪……”

黑粗不服地说着，就被高压棍指着，脸青面黑地往派出所走去……

不过几步，余警官想起什么似的，又回过头来，象是说给砣子听，又象是说给别人听，高声大气地吼着：

“各人也要把紧点儿……人都没有睡热火，就放长线儿等她去看哪样迪斯科……看得心神恍惚惚的，不走错屋上错床，那才叫怪呢……”

就押着黑粗走了。

但是，警官余大盖没有想到，这里审犯人的摊子还没有铺开，而那里，新媳妇梦碧就泪流涕泗地跑来，要求也给她一个房间把她关起来……

余警官傻了眼了。

四

梦碧一时半会是回不去了。

那阵，满街子的眼睛都清清楚楚地看着，要不是新媳妇跑得快，叫砣子逮到手，那气性上来，不弄得脚跛眼瞎的，恐怕是不会收场。而警官余大盖出面打过招呼呢，这之后，砣子是答应不再动手动脚的。可等到新媳妇回家去，砣子敦敦实实一砣肉塞在门眼里，又不让人进屋。那偏头偏脑的样子，使人想起阴山坡上又冷又硬的石头疙瘩。于是，送梦碧来的余警官就和砣子在阶沿上对峙起来——

“她是你家庭的成员，”余警官说，“凭哪样不许进屋啊！”

“房子是我的。”砣子说。

“她是你婆娘，”余警官说，“夫妻关系是平等关系……”

“我们已经离了婚了。”砣子说。

“哪阵离的，我哪样不晓得？”余警官说，“你脑壳发昏罗！”

“昨夜里离了婚了。”砣子说。

“那是走错屋上错床，”余警官说，“不知者不为过嘛，男子汉大丈夫有哪样计较的……”

“我想说一句……”砣子说。

“嘴巴生在你脑壳上，”余警官说，“哪个不叫你说哪！”

“我把你婆娘睡一夜，”砣子说，“你不计较，我也就不计较。”

余警官脸一黑，眼睛鼓起来，仿佛喉咙里哪样东西咽不下去似的，囫圇地咕嘟咕嘟：

“你要跟我耍横……”

他一根黑棍子弄着，就往砣子身上戳来，却并不加高压电流，那么点一点，就小心收拾回来，愤愤地叫起来：

“行啊！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立马走……真看不出你砣子呢……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等你找我的时候我再和你说……”

余警官一走，梦碧也不敢在砣子跟前久留，狠狠地一跺脚，就又跑到派出所去。那会儿，余警官把大盖帽子往桌子上一扣，正焖着一股火觉着无处发泄，见新媳妇哀哀愁愁地跟进来，就气咻咻地戳过去：

“事情都是你自家做出来的……你还要我怎样？管你的事情，我把自家的婆娘都搭了进去，你还要我怎样！况且这个事情……走错屋还好说，上错床就不大好说，你自家思想肯定还是有点问题……我看他捶你一顿也是可以的，不然他不会消气，只要不把你捶死……他真把你捶死了，我再抓他来法办也不迟……”

新媳妇头埋得低低的，只是哭。

“现在，你只有找妇联，”警官有一些缓和，“她们出面调解，和风细雨做工作，说不定还起作用……”

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了。

因为镇的妇联主任王幺姐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她生了个胖小子，刚刚把国家规定的半年假期休满上班来，无论从气色上，还是从精力上，都是可以信赖的。听完警官余大盖的介绍，王幺姐先一阵开怀大笑，接下来撩起半片衣襟，把胀滚的奶子塞给啼哭的娃儿，就大大咧咧地说：

“你们办案都要我们揩屁股……行哪！反正保肋肉都遭你们砍了，剩一根尾巴尖，也该我们来宰了……人嘛，总要做一点事情……”

回过头来，她又和新媳妇梦碧说：

“我晓得男人的事情……你慌他不慌，你不慌他慌……要微火煨猪蹄……这几天，我反正要缺一个帮手，你帮我做事情，哪样都不要想，就吃住在我家的……那个砣子嘛，我自不然会去打整的……”

王幺姐果然动起来。

第二天，她就找上门去。那会儿，砣子刚刚从田坝上回来，两脚泥泞地往门槛上一坐，便点燃一杆烟不紧不慢地吃起来。王幺姐进不去屋，也只好那么站着，象当年工作队进村，支着一个丁字步，就掏出两个红本儿，“这个事情……当然不会责怪你……主要是这些年我们组织大家学习少的原因……现在，我们共同来学